



年味，藏在旧时光里的诗行

■ 陆德峰

春节，是炎黄子孙记忆中最璀璨的烟火，是岁月长河里最温暖的港湾。每至年关，心中总会涌起对往昔春节的怀念，那些旧时光里的春节故事，就像一坛陈酿的老酒，越品越香。

记得小时候，腊八一过，村子里就弥漫起了年的味道。大人们忙碌起来，杀年猪的吆喝声，打糍粑的撞击声，混合着孩子们的欢笑声，在村子的上空飘荡。我最爱的便是看奶奶剪窗花，那一方红纸在奶奶粗糙却灵巧的手中，不一会儿就变成了活灵活现的小老鼠、胖娃娃，或是一朵盛开的牡丹。奶奶一边剪，一边哼着我听不懂的古老歌谣，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她的脸上，那皱纹里都藏着笑意。

到了除夕，全家老小都要聚在一起包饺子。母亲和奶奶擀皮，父亲包馅，我和弟弟妹妹则在一旁捣乱，偷偷地把硬币包进饺子里，幻想着自己能吃到那个代表着幸运的饺子。当夜幕降临，红红的灯笼在门口亮起，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，桌上摆满了丰盛的

菜肴，开始温暖的打火锅的年夜饭时光。这时候，乡音围在一起，围成一个幸福圆，半径缩短后，爱的圆周率不变，亲情的圆心便重了。火锅里的汤底咕嘟，似在诉说着浓浓乡情，夹几片笑声涮一涮，一桌话题就沸腾了起来。

年夜饭过后，奶奶和父母便会给我们兄弟姐妹压岁钱，领到长辈们给的压岁钱，我们的笑声比鞭炮更响亮，笑容比烟花更灿烂。接下来，我便会和兄弟姐妹们抢着放鞭炮，小小的手拿着长长的鞭炮，心里既害怕又兴奋。当鞭炮在院子里噼里啪啦地响起，那震耳欲聋的声音，在我们听来却是最美妙的乐章。烟花在夜空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，我们仰着头，眼睛里闪烁着五彩的光芒，那是对未来最纯真的憧憬。

大年初一清早，我们会穿上新衣，挨家挨户去拜年。每到一家，都会收到满满的祝福和甜甜的糖果，当然也会收获不少利是红包。邻里之间的问候，是那样的亲切，没有丝毫的做作。那时候，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，心也很近。

然而，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春节似乎渐渐变了味。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越建

我的春节记忆

■ 新岭

他第一次从南方带回来的。我和弟弟盯着花生米，淡红的皮，一层白砂糖，看着就流口水。母亲笑眯眯地给我们每人舀了一大勺，还往一个小碗里倒了半碗，让我给李姥姥送去。我跳下炕，穿上棉鞋，围上头巾，端起花生米，母亲又夹了一碗饺子。李姥姥住我家屋后，孤寡老人，逢年过节，母亲都会带着我给她送些吃的。那年我五岁，母亲说这活应该我做了。李姥姥说我妈包饺子是这世界最好吃的，还说没想到她这辈子还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红豆豆。李姥姥眼睛湿了，拉着我的手不放。

再坐到桌边，我没和弟弟抢吃花生米，而是慢慢地吃一颗，嚼着，越嚼越香。还有我最爱吃的饺子，一个个馅大肚圆，也很香。母亲瞟我一眼：“玲玲长大了，能给李姥姥送吃的了。”父亲也笑眯眯地说：“大口大口吃，才能长得更高，你妈还在饺子里包了一分钱呢，看谁能吃到。”瞬间我们的眼

压岁钱

■ 锋语者

我家乡有大年初一趁新年圩的习俗。乡亲们在年夜里放罢迎新年炮，大半夜还不愿意去休息，第二天吃过新年圩，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：趁新年圩。

最热衷趁新年圩的，莫过于“一夜暴富”的孩子们。吃完大年夜的团圆饭，孩子们并不肯离桌，等待着长辈们分派压岁钱。胆子大的，在爷爷或父亲怀里磨磨蹭蹭，甚至直接伸手往长辈兜里掏，腼腆一点的，眼巴巴望着父辈坐立不安。或丰或寡的压岁钱，把孩子们撩得彻夜难眠，第二天天刚亮，就匆匆起来，呼朋唤友，三五成群，涌向集市。

有人戏称新年圩就是“细依”圩。精明的商贩们瞄准孩子们手里的压岁钱，把新年圩精心打造成孩子们的专属定制，街头巷尾到处充斥着锣鼓声、鞭炮声，飘扬着彩旗、气球，五花八门的玩具摊、小吃摊、小书摊、杂耍小把戏，一些排场的店面，循环播放着贺年乐曲，招牌上还闪烁着五彩灯，各种打扮这满街的小财神爷们。打气球、

套圈圈、看万花筒、照相、买波波糖、买穿窿饼、买烟花、买玩具枪、买塑料花、买回力车、买推土机……兴尽而归，不忘给家里捎回几棵生蒜，这是趁新年圩的标配，讨个合算的彩头。宽绰一些的还会扛回一整条带叶子的甘蔗，寓意日子从年头甜到年尾。父辈们夸一句还算懂事，对如何从“一夜暴富”到“一朝返贫”便不追究，由孩子们潇洒走一回，充分享有这笔压岁钱的支配权。

大年初二，跟随母亲回娘家走亲戚，仍然是孩子们收获压岁钱的高峰期。外公、外婆、舅父、姨妈，从来不会吝啬给孩子们新年利是。母亲娘家亲戚多的，孩子们捞了个盆满钵满，却不会像大年夜收压岁钱那般开心，得提防着父母的那一句“代为保管”。当爹当妈的照样要给亲戚家的孩子压岁钱，一顿操作下来，得不偿失是常事。

高高兴兴过完年，各种开销却渐行渐近，孩子们的书杂费，做年例，春耕的种子和化肥。手头见紧，就要打自家孩子的主意，收缴孩子的压岁钱

越高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方式也发生了巨大改变。以往过年，大家聚在一块儿，热热闹闹地谈天说地，可如今，拜年很多时候变成了微信群里千篇一律的复制粘贴祝福。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时，也不再像从前那般欢声笑语不断，而是各自低头玩着手机。那些传统的仪式，如制作糖瓜、剪窗花，似乎也成了遥远的回忆。

可是，在内心深处，我依然怀念着儿时春节的旧时光。那旧时光里的春节，虽然没有如今的繁华，却有着最纯粹的快乐和最温暖的亲情。

如今，每到春节，我都会努力地去寻找那些失落的美好。我会回到老家，和父母一起，重拾那些传统的春节仪式。我们精心准备食材，像曾经一样熬煮、拉扯，制作出充满甜蜜的糖瓜；我们一起围坐在桌前，精心包着饺子，在欢声笑语中，感受着家的温馨。

春节，它不仅仅是一个节日，更是一种情怀，是对岁月的铭记，对亲情的守望。它就像一条长长的纽带，将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，无论时光如何流转，那份对春节的眷恋，永远在心中的最柔软的角落熠熠生辉。

晴亮了，我和弟弟筷子往饺子盘里伸，在一个个白胖的饺子上梭巡。“我找到了，我吃到了。”“我也吃到了，我也吃到了。”我和弟弟欢跳起来。欢声笑语不断。

最令我兴奋的就是放鞭炮和看烟花了。前几年父亲从南方带回个座钟，每年春节零点的钟声一响，父亲就领着我们到院子里放鞭炮。点燃鞭炮，我们家的鞭炮响起来，全村人家的鞭炮响起来了。看着五彩斑斓的烟花在空中绽放，漆黑的夜被映照得透亮……我们兴奋地又蹦又跳。那一刻，真美好，真火红。

春节期间，我们还会走亲访友，互相拜年。每到一家，都能收到一把糖，红红绿绿的糖块，我们的掌中宝，甜极了！

那年春节，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春节！那种温馨和幸福的感觉，至今仍然让我难以忘怀！

补充库存。遇到闹别扭的，终极一句：要不你自己交学费？还要上学么？孩子们噤着嘴，鼓着腮，只好就范。

及至成年，给父母长辈们新年红包，是我理所应当的事情。恭恭敬敬地把利是奉给父母时，他们欣慰的笑容，让我感到莫大的满足。给孩子们压岁钱，他们漫不经心一句谢谢，把红包随手塞进衣兜，或大大咧咧放在凳子上，继续埋头玩他们的手机，让人心里五味杂陈。

结婚后第一次过年，陪妻子回娘家“年审”，临回家时岳母给了我们每人一个压岁红包，这个举措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，连忙推却。岳母硬生生把红包塞过来，语气不容辩驳：你们年龄再大，在父母眼里永远是孩子。此后每年大年初二，我都能领到岳母封的新年利是。从岳母手中领到压岁钱，成为我过年最深的惦记。

愿年年都能给父母长辈们派利是，愿年年都能收到岳母的压岁钱。



春联(外一首)

■ 风三城

在旧年与新岁的夹缝
两张红纸，似被梦点燃
墨色蜿蜒，像夜的河流
藏着星辰的暗示，雾霭的预言

笔触游走于纸的荒原，勾勒
无人诉说的呢喃
对仗的字符是神秘的密码
等待春风，将谜底缓缓揭开

每个字，都裹着朦胧的纱
在烟火里闪烁。当新年的钟声
敲响，它们便挣脱纸面
在空气中蔓延

红灯笼

红灯笼，这村子的灯笼

踩上高凳，用粗糙的双手
系紧生活的梦

红灯笼，这中国的灯笼

从唐宋飘来
穿过风雨，带着团圆的火种
氤氲着新年的暖

红灯笼，这世界的灯笼

在檐下晃悠。有多少盏，就有
多少人间清欢



快捷投稿
扫码关注



彩香 庞洪流 摄